

烟火珠崖

名家专栏·盛世侧影

风物写意

夜游四必湾

■ 郑妃

那年夏天我23岁，机缘巧合地在东方四必湾逗留了一夜。那一夜，让我感受到了它的野性、清澈和明朗。

那天是周五，赶上车流高峰，我一下班就冲到鲜花店拿花，随后一群人驾车赶往四更镇为朋友庆生。朋友准备了一大桌饕餮美食，除了闻名许久的四更烤乳猪外，其他的虾兵蟹将也让人垂涎已久，哪怕是酸瓜皮、黑豆子酱也绝不容错过。人类与大自然美食的“较量”持之以恒，觥筹杯盏之间，是宴遇的大快朵颐，是热烈的大爱无疆，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且看，海错江瑶，生腌青蟹蟹黄通透、爽口鲜甜；慢品，清蒸血螺汁艳鲜美、韧而润口；细嚼，豆豉鳗鱼弹牙有劲、醇厚可口；海吃，椒盐皮皮虾爆香四溢、酥脆细嫩……这可真是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‘不及大海送我情’啊。大快朵颐后，过生日的朋友问：“去否四必湾吗？”“去啊！”我不假思索地答道。那是我从没听过的名字，是朋友每次说起时眼睛就不自觉亮起来的地方。论名气，四必湾不如鱼鳞洲大。很多人都知道东方有个鱼鳞洲灯塔，却不知道四更镇上有四个四必湾湿地公园，野性的它不受拘束，自成一派。

我们两人一拍即合，越野车在狭窄的小路上奔驰，轮子卷起一层层沙浪。

穿过密密麻麻的松树林子，我们来到四必湾。

明月高悬，海岸线像极了下了一晚的大雪，月光洋洋洒洒散落在严肃呆板的水泥上，散落在摇曳生姿的树影里，散落在巨大的叶片之间，路边的大风车试图剪碎这一夜的宁静。不远处，黑压压的乌云与星星点点的渔船窃窃私语，一群黑鹭飞过水面，唯有两三只落单，在礁石上短暂停留，或休憩，或等待。层层海浪拍打着、追逐着、缠绵着，浪花离我们那么近。

摇下车窗，扑面而来的是冰冰凉凉的空气感，咸咸的海水气息已窜进耳朵里、鼻子里和眼睛里。星星醉了，月亮醉了，还有谁不为此刻的美景沉醉？

那会儿导航还不常用，我们对这一带的路况也不熟。仅凭对分岔路的没来由直觉和选择的当机立断，我们一路开到没有路的地方便停下来，车轮陷入沙子里越陷越深，想了各种办法也无法挣脱。朋友作罢，没有了赏月观海的兴致便睡下。



四必湾。赵茜 摄

四必湾是未经人工开发、自然形成的海湾。清澈的就是它不受污染、明光锃亮。我拿上手机下车，夜渐渐变得肃穆，鞋子在土路上沙沙作响。走着走着，我有点讨厌起这个声音，全世界仿佛只剩下我这个人造的脚踏声。路边随处可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一株大树桩枯槎孤独地坐在路边，平息了我刚才不安的情绪。不知名的大鸟衔来腐木在树桩上搭窝，很快又飞走了，枝桠修长的一头直指天空，给人延伸的遐想。月亮编织了明亮的婚纱，将延伸放大、发亮，如泼了一桶水一般从天而降，铺洒大地，让天地显得无边寂寥，海上的波澜因为月光变得温柔可人。看这树桩年轮一圈圈，精准计算着自己在海上漂流的时间，痕迹又深深浅浅，自传着不为人所知的酒与故事，谋划着下期涨潮下海的时机。

思绪万千，三五个人提着水桶，打着手电筒有说有笑地朝废旧海廊走去。这海廊没有防护，仅供两人并排走，直伸向海底。我鼓足勇气，凑近跟他们聊了一会儿，原来他们都是附近的村民，说是看准了涨潮的时间来海钓。看着他们的专业渔具，舒展眉眼间尽是丰收的喜悦，想来也是胜利过很多次了，愿他们多钓上些野生石斑鱼，有姜子牙一般的好运，饭饱酒暖，收获满满。

不一会儿，起雾了。海水悠悠，像喝醉的画家把染料打翻一般，海蓝、深蓝、雾蓝等颜色娇揉在一起；月光皎皎，像词人吟唱的歌谣，李白、孟浩然、张九龄等词信手拈来便是一曲，苍茫云海间。若邀请朋友，我们可以说“欢迎来到四必湾来”，好像我们是这里的主人，要做好待客之道。实际上，我站在这天地之间，恍然发现，人来人往，我们才是来的那个人，四必湾早就在这里了。推算更长时间的上古时代，它也在这一带。原来客人是我们，永远还是我们。

回到车里躺下，望向天窗，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似乎回到了外婆的澎湖湾。是天边的海鸥在鸣唱，是脚边的海浪在挠痒，是嬉闹的海鸥在说话，可眼前一片白茫茫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将到哪里去？

朝朝阳而浴夕月，起了个大早，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车离大海是那么近，近得就差几步路的距离就会漂流到大海上。昨晚的夜是那么深，深得我都看不清四必湾。

四必湾是躲藏在山海之间的秘密基地，明朗的是它拨云见日，骄阳似火。就说日出，水光一色，风光旖旎。我们遇到了热心的赶海鸭大爷，感谢他用铁锹帮我们撬动车轮，在我们的合力之下启动了车子。终于，我们离开了四必湾。

穿过漫长繁密的松树树林，日出、大海还有这层层沙浪，都被车轮滚滚碾压在身后。我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，暖风和煦，路边的仙人掌在挥手向我告别。这么美丽的地方一定要保护好啊。

四必湾，下次见！

孤单的黄犊

■ 向以鲜

代宗广德元年(763年)春天，在四川梓州(三台)所作之《送路六侍御入朝》，可能是杜甫唯一一首写及童年朋友的诗作：“童稚情亲四十年，中间消息两茫然。更为后会知何地，忽漫相逢是别筵。不分桃花红胜锦，生憎柳絮白于绵。剑南春色还无赖，触忤愁人到酒边。”这一年，杜甫五十二岁，诗人与这位路六侍御已有四十年没有见过面，彼此音信渺无，天各一方。他们上一次在洛阳分手的时候，杜甫才十一二岁，两人相识应该更早，是真正的童年朋友，也许还在仁风里一起摘过梨枣呢。乱世重逢，当然令人高兴，可是后会无期，相逢就是别筵。有什么办法呢，来，好兄弟，在无边的剑南春色中，饮下这杯酒，祝你顺顺利利返回朝廷。

十五岁的杜甫，酒量已经练到足以抵挡聚会中任何酒客的地步，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社交能力，酒量太小，是很难在那个圈子混出来的。杜甫不仅酒量大，而且性情刚刚、嫉恶如仇，和我们大众印象中的儒者诗人形象完全不同。当然，很多东西会随岁月而改变，也有的东西是无法被改变的。比如，杜甫内心的孤傲和清高。他十四五岁是那样：“饮酣视八极，俗物都茫茫。”到了天宝十载(751年)的不惑之年，还是那个老样子。那一年的中和节，杜甫在贺兰杨长史的宴饮中，乘醉写下《乐游园歌》：“此身饮罢无归处，独立苍茫自咏诗”。瞧，几乎眼空四海的身体姿势都是一模一样的高和冷。

杜甫的好身体，从十五岁一直持续到二十九岁。

这十多年的时光，是杜甫一生中最健康、最恣意的时光，有用不完的精力、耗不尽的光阴，还有花不完的铜板、用不尽的丝缡。

随着童年、少年时代以及苦读生涯的结束，杜甫已经长成一枚颇有几分玉树临风的青年。这样的青年，不能老是待在姑姑的家，待在洛阳，或者偶尔待在父亲和继母在奉天县的家。那样发呆的生活已经不是诗人想要的，也不是任何一个大唐有为青年想要的。

到了开元十八年(730年)，杜甫即将步入弱冠之年。

恰恰这一年，洛阳遭遇大洪水，洛水地势较低，河上的船只翻倒无数，沿岸上千家房屋倒塌浸泡，上阳宫也难免被洪水包围，几乎再现了十年前的可怕景象。

洪水到达之前，杜甫只身北渡黄河，在郾城(山西猗氏)一带做了一次漫游的尝试，为接下来的近十年漫游生涯做点准备。洪水退却之后，杜甫回到洛阳。北方并不是杜甫的首游之选，熟读《文选》的青年杜甫，最想去的是南方，尤其是风光无限的江南，那儿有很多杜甫喜欢的六朝诗人，比如大小谢，比如阴铿，比如何逊，比如鲍照。对，还有他最爱的庾信——杜甫对庾信的喜爱超过了六朝所有文人，即使是到了暮年，这种喜欢依然没有稍减。很多时候，杜甫觉得他就是唐代的庾信——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杜甫过分低估了自己的价值！造成此种原因是多方面的，祖父杜审言的诗歌家法影响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。

郾城之游虽然短暂，却留下了深深的履痕。

在那座北方小城，十九岁的杜甫认识了两个人，

并且从此成为一生的朋友。一个是寇锡，一个是韦之晋。尤其是韦之晋，郾城一别他们再未相见。直到大历四年(769年)初，杜甫才在衡州，与前来任衡州刺史兼湖南都团练观察使的韦之晋再次相遇。不久韦之晋调任为潭州刺史，杜甫亦打算返回潭州，不料韦之晋却遭病故。在潭州，诗人看见的是韦之晋冰凉的“素车”，忍不住泪水汹涌，四十年前郾城的依稀影子一一闪过，失去友人的少游之地，此刻变得无比“凄怆”。

《哭韦大夫之晋》：凄怆郾城色，差池弱冠年。丈人叨礼数，文律早周旋。台阁黄图里，褰裾紫盖边。尊荣真不忝，端雅独翛然。贡喜音容间，冯招病疾缠。南过骇仓卒，北思悄联绵。

鵬鸟长沙讳，犀牛蜀郡怜。素车犹恻哭，宝剑谷高悬。汉道中兴盛，韦经亚相传。冲融标世业，磊落映时贤。城府深朱夏，江湖渺霁天。绮楼关树顶，飞旆泛堂前。幕幕疑风燕，簷簷急暮蝉。兴残虚白室，迹断孝廉船。童孺交游尽，喧卑俗事牵。老来多涕泪，情在强诗篇。

惟寄方隅理，朝难将帅权。春秋褒贬例，名器重双全。

当我们读到“老来多涕泪，情在强诗篇”时，千载之下，亦不禁为杜甫的一片深情，为诗人与韦之晋太多遗憾的友情而潸然泪下。

杜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包括青年时代前期，总的来说是孤单的，像一头独自在洛阳古道上的孤单黄犊。杜甫是喜欢牛的，和牛羊之间拥有天生的亲切感。他在夔州的《返照》中写道：“返照开巫峡，寒空半有无。已低鱼复暗，不尽白盐孤。荻岸如秋水，松门似画图。牛羊识童仆，既夕应传呼。”这样的画面足够温馨，和童仆们相处得像朋友一样的牛羊们，在相互的呼唤中，回到了各自的家中。

而那时的杜甫，已是孤单的老黄牛，他要想回去的家，还遥不可及。



面山书房

■ 刘云燕

收获一些莲子。我喜欢将莲子摆在我的书桌上，散发着质朴的清香。

我的书房里有许多野花。这些野花五颜六色，我根本叫不出名字。这些花，美得质朴无华，自有一股田园书房的闲适气息。

书房里有一面墙的书架，我把自己喜欢的书都整齐摆放在上面。那些书或是名著，或是自传，或是清新淡雅的散文，每本书都有独特的魅力，那是我精神的“瓦尔登湖”。

在这个小屋里，我喜欢泡一杯茶，焚一炷香，然后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看书。时光静好，太阳仿佛长了脚，从书页的一侧走到另一侧，直到夕阳满天，我才心满意足地合上书。凭栏远眺，山野无边，夕阳正染红了西边的天幕，美得那么不可方物。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书房里，身心仿佛做了一场瑜伽般，通体明澈。

很多人，对书房都有一种特殊的情结。

儿时读《红楼梦》，对探春的秋爽斋的描述印象深刻：花梨木大理石大案，各种名人法帖，数十方宝砚，各色笔筒，笔海内的笔如树林一般。斗大的汝窑花囊，插着满满的白菊。西墙是米襄阳《烟雨图》，左右挂着颜鲁公墨迹。一旁的紫檀架上大观窑的大盘内，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……

我的书房自能和探春的书房媲美。但是，我却拥有一间独具特色的面山书房。书房不大，只有五六平方米，却有一扇大大的窗。窗外群山叠翠，莽莽苍苍。近处是一片片绿色的原野，四季更迭，都是我窗外的画卷。时常，一些长尾雀站在我窗外不远处的枝头，叽叽喳喳地叫。

我的书房后不远处是一个小小的池塘。每到夏天，池塘里就开满了一池荷花，袅袅婷婷，如仙子一般，到了初秋就会

人生况味